

译后记

三年前，当我着手翻译这部书稿之时，并未意识到这将会是一项如此艰难的任务：其一，与大多数的日本研究论著不同，这是一部美国学者的日本史研究著作，文本中所涉及的语言、文化背景与学术资源的复杂性超乎想象，往往使得我并不充分的学术储备捉襟见肘。翻译此书的过程，竟然成为我重新学习日本近现代历史与日美关系史等专业的过程；其二，本书60余万字的篇幅，也延长了翻译时间、提升了工作强度，使得翻译此书不再仅仅是一项学术锻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译者耐心与体力的锻炼。应当说，本书作者约翰·道尔（John Dower）所具有的真正的研究精神与学者的良知，是激励我最终完成译文的动力。这让我时时感到：如果不能以原作者同等的态度和努力来对待译稿，必将心怀愧疚。以至于我难以单纯从翻译的角度来衡量这项历时漫长的工作是否值得，因为它已经在我的学术生命中留下了轨迹，甚至隐约对我的学术人格发生了影响。至于这种影响的深远程度，就我个人而言，现在谈论似乎为时尚早。

此外，我还要对本书的翻译体例做一下补充交代：一、原书所涉日、英文献之引文，皆由本书译者自译，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二、原置于书末的注释部分，改为章后注的形式，以便于读者阅读对照；三、为方便读者查询相关文献起见，注释中所引英语文献出处保留原文，以拉丁字母转写形式标注的日语文献出处还原为日语；四、原书中以拉丁字母转写形式引用的日本人名、地名、文献名、机构名等专有名词，在日译本《敗北を抱きしめて——第二次大戦後の日本人》（岩波书店2004年

增补版) 中有对应者, 皆参照日译本原文; 五、原书中出现的在欧美的日本人姓名, 是按照英语习惯以名·姓的顺序、以拉丁字母转写形式表示的, 仍予以保留; 六、为保持原著索引的完整性, 索引条目采用原著页码, 并在正文中以边码形式标示, 索引顺序仍按照英文字母顺序编排; 七、对原书中极个别的印刷错误进行了订正。需要说明的是, 为尽力保留原著的面貌, 中译本对原书十几万字的注释与索引部分未作任何删削, 因而较此前出版的日译本可能更为完整。

本书的翻译工作, 缘起赵京华先生的大力推荐。而在此过程中, 我又时时得到他的指点与鼓励。如果没有责任编辑叶彤先生超乎寻常的耐心与信任, 这部译作可能无法完成。而他对待译稿的严谨负责, 更使我由衷感佩。另外, 还要感谢日本学者佐藤贤为我核对个别日文文献的出处。诸位师友的督促与关注, 使这部译作终于得以问世。在此一并致以诚恳的谢意!

胡 博

2008 年 6 月

于社科院文学所